

● 韩末淑长篇小说



美的灵歌

【韩】韩末淑 著 沈仪琳 赵习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韩末淑长篇小说

美的灵歌

〔韩〕韩末淑 著

沈仪琳

赵 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지은이/한말숙

아름다운 靈歌

도서출판 삶과꿈 1994년

根据韩国生活与梦想出版社1994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7-0135号

美的灵歌

〔韩〕韩末淑 著

沈仪琳 赵 习 译

责任编辑：乔 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 印张 240 千字

印数 00001—3000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91-9/1·89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历

韩末淑,1931年12月27日生于庆尚南道泗川的郡守家中,父韩锡命、母张淑命。兄弟姊妹五人,韩末淑排行最小。

1950年毕业于淑明女子高中。1955年从汉城大学文理学院语言系毕业。

1957年,韩末淑的短篇小说《神话的断崖》由韩国著名作家金东里推荐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从此登上文坛。

1959—1974年,任汉城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1960年《思想界》杂志社出版《神话的断崖》单行本。

1962年,韩末淑与韩国著名音乐家黄秉冀结婚。

1964—1969年,任韩国政府公报部电影咨询委员会委员。期间她的短篇小说《大雨滂沱》被纽约班塔姆公司出版的《世界诗集》以《爱的语言》为题译成英文发表。1964年由徽文出版社出版《在这天底下》和长篇小说《白色的里程》;她的短篇小说《痕迹》获韩国第九届《现代文学》新人奖。1968年徽文出版社出版她的作品《同神对话》。这部短篇小说在1969年获第一届韩国

创作文学奖。

1975 年,任大韩女学士协会理事。

1977 年由瑞音出版社出版《丢失的围巾》;1978 年泰昌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旅愁》。

1980 年,任新闻伦理委员。

1981 年,韩国文学社出版韩末淑的长篇小说《美的灵歌》。1983 年,在她担任广播咨询委员期间,韩国文学振兴财团在佛莱蒙特出版社出版了《美的灵歌》英译本。

1984 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韩国代表。1985 年,任韩国社会研究所理事。

1986 年,人文堂出版韩末淑的作品《物欲横流的时代》。

1988 年,泉边社出版她的随笔集《寻找生活的真实》。

1993 年,任大韩女学士协会会长。同时她的长篇小说《美的灵歌》在波兰考默尔出版社出版波兰文本。同年国际笔会韩国本部将《美的灵歌》作为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作品之一。1995 年,《美的灵歌》由巴黎拉马丹出版社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翻译成法文出版。1996 年,波兰迪阿洛出版社出版韩末淑中短篇选第 1 集、第 2 集、《玄鹤琴》和《一杯咖啡》。

写在再版之际

早在 1970 年就想创作这部《美的灵歌》了，却因畏难而未能开笔，直到 1979 年 10 月才第一次拿起笔来。对于眼睛看不见的灵界，那个似有似无的世界，实难用文字来加以描绘。所以八年来我个人一直处于惶悚不安之中。

我创作这部作品的直接动机，是惊异于能在梦中和逝去的人对话，有的人甚至能在梦中象征性地或者清晰地看到未来将发生的事情。

人死后将是什么样呢？在现世，为什么有一些恶人活得很自在，而善良的人却要经受痛苦的磨难？这虽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我却对这个老问题作了一番缜密的思索。当然，至今还没能得出什么结论。我现在所能说的是，人的生命决不受自身力量所左右，而是一切亡灵和活着的灵魂，还有那看不见的——也许是神吧——总之是某种爱的力量或者意志在支撑着。若没有这种力量，任何人不是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吗？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色的里程》刚开始在《现代文学》上

连载,就爆发了“四·一九”事件,接着又是“五·一六”。^① 这部长篇小说是我的作品第二次在文艺刊物上连载,但刚把第一回交给《韩国文学》,便发生了“一〇·二六”事件。^②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始终处于令人可怕的动荡中,而在经济领域却出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不过,我想人的本色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是靠生的灵魂和死的灵魂,靠人们看不见的某种意志力在支撑着。

当你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的时候,当你得到幸福或遭遇不幸的时候,你永远都应当醒悟到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存在,你应当感激或悔悟,应当畏惧或歉疚,应当获得勇气。

在处理作品的人物时,当我让穷苦的、天真可爱而又纯真的锡圭死去的时候,心中痛苦万分,泪如雨下,不能自持。尽管这部作品我写得很吃力,但收笔之后,我感到实在太应该写这样一部书了。

作品连载结束,韩国文学振兴财团(已故毛允淑理事长)立即将其译成英文并于1983年出版了;听说目前正同美国的一家知名度很高的出版社商讨在美国的出版事宜。

① 1960年,韩国爆发反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4月19日,李承晚政权被推翻。翌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从此政权落到了军人集团手中。——译注。

② 1979年10月26日,韩国总统朴正熙被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暗杀身亡,韩国称之为“一〇·二六”事件。——译注。

1986年,曾是坚冰般的东欧圈的波兰华沙大学的哈莉娜·奥加罗克·崔博士翻译了我的一部中篇小说;之后她又要求翻译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真令我激动不已。译本于1993年在当地的考默尔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评论文章对我的许多溢美之词使我感到不安;对苏珊·克劳德女士的英译本的一些评论,也作了同样的评价,可见她们二位的译本水平之高。1984年古斯塔夫森教授用瑞典文翻译了此书,据说今年也将在当地出版。翻译文学作品的难度不亚于创作本身,我感谢这些文学翻译家们。

过去几个月中,我冷静地重读了全书,该删削的我都毫不犹豫地删削,细加推敲,连一个错字,一个错的标点符号也不使其留存书中。我甚至有些害怕,几年后再重读此书时,说不定会再作删节。这也许是因为我偏爱这部作品的缘故吧。

在此,我对欣然为《美的灵歌》再版做了大量工作的“生活与梦想”出版社金容元社长、编辑李洪禹及李圭殷等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韩末淑

1994年9月

目 录

作者简历	(I)
写在再版之际	(Ⅲ)
冬	(1)
春	(82)
夏	(156)
秋	(258)
译后记	(336)

冬

由真被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吵醒了，都是些去矿泉的人。她从枕头下取出手表看了看，才五点半钟。

“这么一大早……”

她心里不由得赞叹。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气温最低是零下九度。她向丈夫的床上望去，尚俊还在呼呼酣睡。她犹豫着要不要叫醒他。又一拨人过去了。墙外传来嘈杂的人声，虽然听不真切说的什么，但这些打破了冬日拂晓寒冷空气的男男女女说话的声音，犹如铜管乐一样清脆。

她端详着丈夫酣睡的面孔，嫣然一笑。大概是因为心绪好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微笑。刚才还在犹豫要不要叫醒他，现在她决定到六点钟再把他叫醒。

到后山矿泉的路要走大约三十分钟。由真夫妇每天清晨都要来回走一趟。这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为的是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虽然说不清楚这以后是否更健康了，不过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每天清晨这样散步一趟回来，明显地感觉到神清气爽，食欲旺盛。

这股名字叫灵泉的矿泉，像它的名字一样有灵气，据说灵验

得很，喝了它水到病除，万事遂愿。

有关灵泉的传说很多，已经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越传越具体。比如说某位国王或某某人喝了泉水病就好了；说把泉水盛在白碗里祈祷百日后喝下，能如愿喜生贵子；说有个女人喝了泉水，流落他乡杳无音讯的丈夫就回来了；还有什么喝下泉水遗腹子中了状元；什么高丽朝的武士、李朝的儒生祈祷之后喝了它，有的功成名就，有的消除了杀身之祸，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没有人考证过，但灵泉矿水确实像是自古就有了。这股从高山上的岩缝间不息地流下来的泉水，说不定在有人类之前，自开天辟地时起就已经存在。多少生命喝着它来到世上，又离开人间！飞禽，走兽，还有人类……

在众多的矿泉客当中，有人似乎很相信泉水的灵性，在喝之前都要虔诚地合掌膜拜。基督教的圣水，以至诚之心献给七元星君的净化水，巫师跳神时的净水，还有在恒河里的沐浴，这一切似乎都说明自古以来水和宗教总有着某种关系。

由真从没想到这矿泉的灵性，她只是喜欢喝那没有被污染的泉水，更喜欢呼吸山间的清新空气。

站在拂晓前昏暗的矿泉旁，常常会浮想联翩，时而好像看见那边岩石上坐着一个男子，很像是古代的一位遭到敌人追击的孤独的武士；时而又像看到一个女人倚树仰望天空，犹如要抛弃烦恼的尘世入山求得清静的古人；她甚至想像，那女人或许就曾在她所站的位置上亲眼目睹了当年的场面。假设我就是背叛那个失败的将军并追击他的心腹，就会问：

“由真，连你也？”或者：“那曾是你吗？”

这使她联想起了西塞罗和布鲁图的故事，诞生过耶稣和犹太等的人类历史一直延续下来，其间曾经有过多少西塞罗和布鲁图，今后还会有多少！背叛的苦恼是悲哀的；宽恕和绝望能给

予使人感到悲哀的美的感受。因此所谓人生，归结一句话，不正是悲哀和美的结合吗？恶人也好，善人也罢，反正你我都如同这石间的流水！

如果说有来世，那么我问你，你来自何方？我来自一个名叫地球的星球。啊，这太让人高兴了！我也是从众多星球中的那个地球上来的。你生活在什么年代？呃，我生于1536年，死于1598年。哦？我从1545年活到1598年。请问仙乡何处？是一个叫作日本的地方，我名叫丰臣秀吉。哈哈，幸会，这更让人高兴了。我生活在叫朝鲜的地方，我的名字叫李舜臣。于是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异常高兴。在冥界是没有肉体的，两人谁也看不见谁，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舜臣：现在你我都彼此彼此啦，就是说我们都已经死了。这里没有爱憎，没有冲突。我们能见到来自同一星球，在地球上同时代生活过的人，这多让人高兴。更何况我们之间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都是军队的统帅，更让人感慨无量！

秀吉：我确曾舞刀弄枪，进犯过你们的国家，不过我对贵国文化甚是叹服。我虽然也曾有所料，却没有想到你们是如此儒雅，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对于唐朝、明朝辉煌的文化，虽略知一二……学问啦，陶瓷艺术啦，音乐啦，我都把它们据为己有了。对陶瓷器，我简直爱得发疯！

舜臣：秀吉先生，对此当年我也有所耳闻。人们都说你本是个野蛮人，却偏偏喜欢附庸风雅。我看你倒不是作假，大概真的是个懂艺术的人。你毕竟喜爱我国的文化，这种缘分真令人高兴。

秀吉：听说现在地球上已经将舜臣先生列为世界十大名将之一了。舜臣：我也听说了。你呢？

秀吉：我是一个败将。统一了日本，发动壬辰之役而遭到失败。

两人同时：哈哈（笑声）。

秀吉：我在地狱里接受第一次审判时说，我杀人如麻，同族的，外族的，我全杀过。即使死十次、百次、千万次，我也是罪有应得。可是判官说：原来你这种家伙死后也能成佛！出了希特勒之辈，你的罪便轻多了。近来更有令人气绝的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权，把本民族的人都杀光灭绝也在所不惜。这类家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是柬埔寨金边的波尔布特之流。我想，比起这种人来我还算好的吧。正这样想着，只听判官喝道：这是你给他们做的榜样！当然，他不是日本人。在这里是不分国家，不分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等肤色人种的。往日你们统统都是人类。

由真任凭她的遐想展翅飞翔。究竟有没有来世呢？

她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小心翼翼，生怕惊醒没有睡熟的尚俊。尚俊如果在半夜醒来，是一定要开灯的，把门弄出些响声来，干扰她的睡眠……这样没有礼貌，哪里谈得上什么男女平等！

由真悄无声息地走出卧室。“啊！”窗外壮观的景色差点使她叫出声来。

从整扇玻璃窗里望出去，白雪覆盖了地面，漆黑的天空繁星闪烁，犹如遍撒在天幕上的珍珠。她走近窗边，张开了双臂。她激动而炽热的心在呼喊：“多美啊！这天空，这大地！”

过了一会儿，她离开窗边，走进浴室。

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脸上没有一丝皱纹，但她的皮肤，她整个身体散发出的气韵总像什么地方和年轻的时候有所不同。看着、听着、经历着、思考着，她的这个肉体已度过四十个年头，起变化是自然的。年龄不断地增长，丝毫无法抗拒。老了，死了，这是自然过程。人除了是自然的一部分，还能是什么呢？近来她生发出一种日益和大自然融成一体的安全感。

她煮上咖啡后，叫醒了尚俊。

尚俊拉开卧室的窗帘时，发出一声惊叹：

“哇！”

“积雪有二十公分厚了吧！”

昨晚他们就寝的时候就已经大雪纷飞了。雪停了，整个世界一片银白，洁净而明澈。

“今天零下几度？”

由真拿着咖啡壶进来，答道：

“说是零下九度呢。”

“现在是阴历正月，还得冷一段时间。咱们国家的节气和阴历最相符。”

也许是心情好的缘故，今天尚俊的话也多了。

“今天是正月的第一个兔日。”

“你怎么知道的？子丑寅卯……哦，是这样吗？”

“我是看日历上这样写的。”

“什么叫兔日？”

“古时候，听说女人在兔日是不能出门的。”

“哪个古时候？”

“嗯，大约是李朝时代吧。”

“李氏朝鲜时代？得了吧！”他耸了耸肩说：“啊，味道真好。”

说着喝了一口咖啡。

蓦然，由真清晰地想起了幼年时代一个冬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她很想讲给丈夫听听，可是他只顾喝咖啡、看报，对她的话似乎毫无兴趣。

夫妇俩穿上毛皮登山服，把帽带系得紧紧的，又穿上毛皮靴子，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冷。

可能离天亮还早，天空依然是黑的，星光晶莹。由真的防寒皮靴陷进积雪里的时候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路灯把巷子照得蓝幽幽的，苍白的灯光使周围显得更加寂静。

雪地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脚印，这是先去矿泉的那些人留下的。

“我们也早去一回怎么样？”尚俊说。

由真没有回答，只是紧握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她完全陷入了对幼年时代的回忆中。

好像是五岁的那一年，一个冬日的早晨，她在父亲的一声干咳中醒来。她穿着母亲亲手为她精心缝制的棉睡衣，身上盖着柔软的缎子棉被。房外传来父亲吭吭的阵阵咳嗽声，接着是父亲在台阶上穿胶鞋的声音。平时父亲穿鞋时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一天声音却很大，好像是趿着鞋走路。随后听到哐地大门关上的声音；粮仓的门吱扭地响了一下，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厕所门的响动很轻，中门也砰砰地被关上了。看来，父亲把外面所有的门都打开看了一遍。不一会，父亲又“吭吭”地干咳着回到卧室。

“我的好爸爸……”

她想起亲吻父亲时他刚修理过的胡须刺痒着她脸蛋的那种感觉，在被窝里眨巴着眼睛，好像眼眶在发热。

京娥姑妈把滑落在她肩头的被子掖到她的颈下，小声问：

“冷吗？”

她只是摇了摇头。其实睡在炕头更暖和。

“今天是免日，你爸爸早早地起来，已经在家里里外外转了一圈。真儿，姑妈祝你今年有好福气！”

“什么是免日呀？”她附在姑妈的耳边低声问。

“说是免日这一天女人去了别人家，或者比男人先出家门，一年都得倒霉。所以，你妈妈今天不是还没起来吗？”

“真的吗？”

她尽管还不理解姑妈说的话，不过她也学着姑妈的样子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然后用被子蒙住了头。

“你再睡会儿吧。”

姑妈耳语般地说，用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她在这轻柔缓慢的节奏中渐渐入睡。姑妈当时的年龄也就是自己现在的年龄吧？姑妈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求在她死后为她风葬。现在她想起可怜的姑妈还非常怀念。

京娥姑妈成为父亲家里的成员时正是新寡，无依无靠，寄居在他们家里。她没有子女，没有丈夫，也没有财产。母亲可怜她的处境，对她格外关照。让五岁的由真跟姑妈一起睡，正是母亲的良苦用心。

姑妈一辈子都生活在窘迫和孤独中。她厌倦了人生，她不愿意在人世间留下一点点痕迹，所以留下了要求风葬的遗言。

遵照她的遗嘱，他们在她死后来到东海岸的一座悬崖上，将她的骨灰随风撒去。那时的情景，由真至今还历历在目。姑妈的骨灰乘风飘去的时候，似乎还在空中停留了一会，然后才飘下茫茫大海。此时，夕阳正落向山后，刹那间晚霞染红了整个天空。悬崖下蓝色的大海好像也在呼应似的，阵阵巨浪滚滚而来，撞向崖壁，破碎了，将白色的水花高高地抛向天空。眼前的壮观

景象使由真激动得浑身发抖。天空和大地仿佛都在为不幸的京娥姑妈唱着悲呛的赞歌。

那年由真十一岁，是解放后第二年的深秋。她因寒冷和激动而颤抖着身子，跟在父亲身后，沿着太白山脉的一条峡谷往下走去。

没过几天，就听到了关于南镇哥的消息。南镇哥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拉去当了学生兵。自从接到说他在南洋群岛的信以后音讯就断了。日本战败了，解放了，可是他却没有回来。幸存的学生兵和被征去做劳工的人都陆续归来，唯独他消息杳然。

在混合着绝望和希望的令人心碎的期待中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带来消息，说南镇已经在新几内亚捐躯了。这位同学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成了残废。

“南镇在×××部队服役，那支部队在新几内亚全军覆没。与其像我这样成了残废，不如像南镇那样死了倒好。只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

南镇哥的同学，为南镇哥作为一名日本军人而死深感悲愤，用握紧的拳头拭去流下的眼泪。

儿子走在了自己的前头，父亲耻于自己这条老命还活着，便投了汉江，幸亏路人搭救才自杀未遂。一向性格开朗的父亲从此寡言少语，沉静得令人不安。家里的人都心急如焚，怕他疯了。此后，父亲又活了十年。母亲说他完全是为了由真和妹妹秀真才活下来的。

父亲在兔日那天早晨在屋外转了一圈，响着脚步声回到卧室以后，外面刮起了风，风势很大，击打着玻璃窗。由真吓得紧攥着京娥姑妈的手，用被子把头也蒙了起来，仿佛有很多头上长